

贺娇龙去世为何引发全网悼念

李一能

那位鲜衣怒马推介新疆旅游、熬夜带货的女干部贺娇龙走了。

1月15日凌晨,新疆官媒天山网发布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贺娇龙同志因伤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7岁。

整整一天,贺娇龙坠马受伤的消息,牵动着全国无数网友的心。人们真心希望这就是一个乌龙,那一抹令人惊艳的红色背影并没有

离开,有朝一日还能看到她策马扬鞭的情影。但奇迹最终没有出现,官方公告发布后,贺娇龙的百度百科页面被换成了悼念的黑白色。

在评论区,短短一小时内,上千条评论如潮水般涌来,无数网友满心悲痛,向这位为新疆文旅以及助农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人民好干部,表达哀思与崇敬。

2020年,时任新疆伊犁昭苏县副县长的贺娇龙,因雪地策马宣传旅游视频走红网络,人们从此记住了身披红色斗篷、英姿飒爽的她,像极了武侠小说中的女主角。

爆红网络之后,争议也随之而来。她被称为“网红干部”,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称谓。作秀、不务正业、爱出风头……在助农直播间,不时有人恶言相向,可以想象贺娇龙内心的煎熬。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坦然面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公心,都是为了老百姓,她对此问心无愧。

其实,她若是想“合理躺平”,或者稍微靠后躲一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实在是太容易了。但面对边疆百姓生活不易、农产品滞销的艰难,她还是豁出去了,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真的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

如侠女一般提剑纵马,虽九死而无悔。

2021年,贺娇龙在拍摄文旅短片时就曾坠马落河。有人觉得她很傻,一份工作而已,何必如此拼命?但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份傻气,正是最为稀缺的特质,不甩锅不算计,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她用生命重新定义了“网红干部”。

“不是所有坚持都能抵御岁月,但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这是贺娇龙发在朋友圈的一句话,也是对她人生最凝练的总结。我们将永远记得那一年,苍茫雪原红衣如火,亦如心中赤诚一片。



拒将AI引入医院病历系统,张文宏在担忧什么

李一能

AI即将取代医生,究竟有没有可能变成现实?1月10日,在香港举行的高书院十周年论坛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教授为这一论调泼下一盆冷水,表示拒绝把AI引入医院病历系统。

张教授是AI医疗的反对者吗?恰恰相反,在访谈中他明确表示,自己也会在工作中使用AI,但作用是辅助其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的病例,先让AI看一遍,再从中挑错。他说,不想被AI误导,能力就必须强过AI。

让张教授深感忧虑的,是新手医生对AI的错误使用。不通过日常训练就直接用AI

作出诊断,就意味着放弃了对AI的掌控,一旦出错,其后果对于患者而言将是灾难性的。

这种担忧并非张教授的一家之言,在全球医学界,当下AI只能辅助,但无法彻底替代医生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AI可以做到在海量的信息中迅速索引匹配,以最快的速度生成贴近最优标签的答案,很多情况下看上去很美,却禁不起推敲。原因就在于其无法独立观测、体验、感知、理解世界。

而作为一名医生,基本功就是“望闻问切”。每一个看似雷同的病例背后,是千变万

化的生命密码。破局的关键不仅在于知识的积累,还要细致观察、沟通,甚至是直觉的判断,这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后形成的条件反射。建立这种完整的诊断思维框架,正是AI最难复制的部分。

评论中,大多数网友对张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大家在各行各业AI运用的结论殊途同归:AI可以帮助人类减负,提高工作效率,而非非偷懒,特别是在关键步骤的决策上,主导权一定要掌握在人类手中。

也有网友认为,张教授这么说是因为现在AI还不够聪明,一旦技术发展到一个

程度,AI也许真的可以替代大多数的岗位。但事实上,相比饭碗被抢,有一件事更值得警惕。

当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在AI的“照顾”下,我们都可以躺平了,把麻烦的事情丢给AI处理就好。这种想法的危险之处在于,一旦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不再锐意创新,每天沉迷于廉价娱乐中拒绝思考,人类大脑将会退化,甚至从AI的主人沦为“宠物”。

在AI崛起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与之相处,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既是时代之问,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必答题。



「败坏风气」?多虑了! 「贵妃出浴」雕像被指责

潘高峰

最近,西安华清池内,一尊屹立了35载的“贵妃出浴”雕像,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指责其“不雅观”“败坏风气”的声音,与捍卫其艺术价值、历史合理性的立场激烈交锋。

媒体报道此事时,同时提到大连一座玛丽莲·梦露的经典捂裙雕像,也已于争议声中被移除。两起事件看似孤立,却共同映照出当下社会文化心理中的拧巴与撕裂。

这尊由著名雕塑家潘鹤先生创作的雕像,诞生于1991年。其方案通过了当时的文化审核,由此静立华清池畔已逾三分之一世纪,成为特定时代文化景观的一部分。35年后的今天,部分舆论突以“不雅”为由对其发难,令人不禁愕然:是社会风尚发生了倒流,还是人们的审美包容性出现了倒退?前媒体人胡锡进也为此发出“时光倒转之感”的慨叹。

景区工作人员在回应中,不得不援引汉代壁画、敦煌莫高窟中大量存在的裸体或半裸艺术形象,以证明“裸体雕像创作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这其实并没有看到争议的关键。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源于一种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高度敏感且具选择性的道德审视。这种“选择性保守”,能坦然接受封存于博物馆玻璃展柜中、作为“历史遗迹”或“考古实证”的古代裸体艺术,却难以从容面对置身于当代公共空间、作为“艺术表达”的同类创作。

汉画像石上奔放的百戏裸身人物,敦煌壁画中“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菩萨与飞天,因其被赋予了“古老”“珍贵”

“文物”的属性,得以豁免于当代的道德审判。而一旦类似的审美表达穿越时空,进入当下的生活视野,试图与公众进行直接、鲜活的对话时,便容易触发某些根深蒂固的禁忌与不安。

围绕华清池雕像与大连梦露雕塑的争议,也折射出当今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秩序”与“体面”的某种过度焦虑。任何可能引发争议、挑战“寻常”审美或模糊“雅俗”边界的元素,都可能被置于放大镜下检视。这种试图以道德简单化处理复杂艺术与文化议题的做法,不仅可能扼杀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也与我们文明中曾经有过的、对身体之美坦然赞颂的传统渐行渐远。

耐人寻味的是,部分媒体的某些操作也扮演了微妙角色。比如有媒体在报道时,竟为雕像的裸露部分打上了马赛克。这一行为本身,已然形成一种价值判断,无形中强化了“此物不宜直视”的心理暗示,加剧了舆论的紧张感。

华清池“贵妃出浴”雕像的争议,并非一桩孤立的地方事务。它测试着一个古城乃至一个社会,在古今对话、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能否持有一种成熟、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捍卫这尊雕像,不仅是捍卫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或是捍卫一段35年的公共记忆,更是一种开放而非封闭、包容而非狭隘、尊重历史而非割裂传统、信任公众审美判断而非进行道德越界干预的文明态度。西安,作为承载了汉唐雄风、见证过无数文明交融的历史古都,理应有恢宏的气度来安放这样一尊承载着历史想象与艺术审美的雕塑。

真正的文明,不在于营造一个无菌的、高度同质化的公共视觉空间,而在于有能力容纳多样的表达,在对话与碰撞中确立自身的审美品格与价值判断。对于那尊沐浴在历史光影中的贵妃雕像,不妨多一份基于艺术与历史的理解,少一点泛道德化的指责。时光自会证明,什么是短暂的口舌之争,什么才是历经淘洗依然动人的文明之美。

贾国龙没想明白的究竟是什么

陆佳慧



125天,102家门店,5亿元亏损。1月15日,西贝董事长贾国龙在朋友圈确认大规模关店的消息。从被质疑使用预制菜,到舆论持续发酵,再到如今关闭全国约三分之一的门店,西贝这场持续数月的风波,最终以一组冰冷的经营数据落幕。

回顾整场风波,问题究竟在哪儿?

首先是“专业定义”和“真实体感”之间的错位。关于“预制菜”的概念,监管口径、行业实践和普通消费者的体感之间,长期存在错位和争议。但问题是,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打算、也不需要搞清楚“急冻保鲜”等工业术语,他们真正关心的无非三件事:菜安不安全、好不好吃、值不值这个价。因此,当企业试图通过教育消费者来消解质疑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西贝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自我辩护,消费者看到的却是价格、体验与期待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一旦被社交媒体反复放大,就很难再靠解释弥合。

其次是“企业委屈”和“消费者价值”之间的错位。贾国龙或许真的很委屈:西贝曾是业内标杆,用严苛的供应链解决了食品安全,用标准化管理支撑了数万一线员工的饭碗。但舆论场从不相信“委屈”,只相信“对等”。西贝真正失分的地方,不在于它是否用了预制工艺,而在于它没能回答好“这顿饭到底值不值”。说到底,消费者并不想为高度标准化的工业产品,支付含有“匠心想象”的价格。价格与体验之间的不匹配、不透明,自然会演变为舆论场上的不满。

从最初的强硬回应,到开放后厨,再到道歉和调整,西贝的危机应对始终很被动。企业面对争议,需要透明、迅速、持续地回应消费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否则每一次调整,都可能加深不信任。对比之下,老乡鸡主动公示菜品加工等级,把复杂问题转化为消费者一眼就能看懂的信息,反而赢得了舆论的正反馈。

西贝的困境也为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市场从不看你如何自我标榜,当体验辜负了价格,一切辩解终将淹没在消费者转身离去的脚步声里。



更多观点欢迎扫码关注“锋面评论”公众号、视频号